

吴建民,一个熟悉而又难忘的名字,一位智慧可亲的长者。惊悉他突然离世,我心情非常悲痛。真想不到,一位才华横溢的大使,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竟这样远离了我们。我有幸认识吴建民,是十年之前请他为《文明的辉煌——走进世博会历史》撰写。世博会将在上海举办,吴建民时任外交学院院长,又是国际展览局主席。他这么忙,会不会接待我这个小编,而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我想象的。2004年6月,经安排,我如约到外交学院会见恭候吴院长的到来。那时系统介绍世博会的书比较缺少,正好有多年好友吴惠静、费方红的热忱推荐,两位作者周秀琴、李近明有一本介绍世博会的书稿想出版。作者之所以对世博会感兴趣,因为他们是集邮爱好者,收集了许多世博会的明信片、邮票、纪念封,并写了一些相关介绍的文字,我感到此资料系统而又珍贵,如进一步进行深度加工、挖掘、整理,对人们了解当今世博会的主题、世界形势的发展是有帮助的。我想到了吴建民。经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的推荐,我们有幸拜会了吴院长。他一点没有架子,谈起世博会,我们彼此拉近了距离,没有生疏感。吴院长侃侃而谈,眼光充满智慧

吴建民的眼界

吴伦仲

的光芒。原规定一刻钟的接见,结果一小时还欲罢不能。他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让我懵懵懂懂的想法一下子明亮了许多,也把我编好这本书的愿望更加强烈更加坚定了。吴院长讲了三点,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世界是大交流时代,高科技发展,逼着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不能孤芳自赏。要在大交流时代,看到自己的差距,才会奋起直追;二是世界是文明的产物,世博会也是文明的产物,人们看到自己的差距,才会弥补在文明方面的不足。从科技大发明到细小的生活细节改善,从工业品创新到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都是文明一级一级的提升;三是世界是在发展的,进步的,你进步了,人家也在进步;你文明了,人家文明也在提升。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是很有眼光的,我们赢得了这些年的发展期,是大好时机。是文明进步大发展大繁荣大交流的大好时机。早期我们是工业文明,现在是生态文明、环境文明、信息文明。看到这些,我们才能虚心,



5月25日凌晨,无锡籍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消息传到家乡无锡,无数人自发在悼念缅怀。

说来颇有意思,本人与杨绛先生有过一段灯谜因缘。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参与编辑地方名人词典。同仁们都觉得,钱锺书老以及杨绛先生的材料不易到手,写信发函皆杳如黄鹤。名人词典的主编也为此大伤脑筋。但我倒想碰碰运气。

而今钱锺书老以及杨绛先生先后匆匆去了。当年向他们组稿之事却仍历历在目。事非躬亲不知真。从传媒上,得到的印象,钱锺书老以及杨绛先生似乎有些与众不同,凡涉及对他们本人的事迹介绍,一概采取“不合作”态度。

我之所以愿意试试,一来是我对钱锺书老以及杨绛先生的著作及学术成就一向有高山仰止之思;二来,钱老的叔父钱孙卿先生是我所在学校的第四任校长。有此两端,我觉得尚有帮助。

自度小小不言之身,故投石问路,先迂而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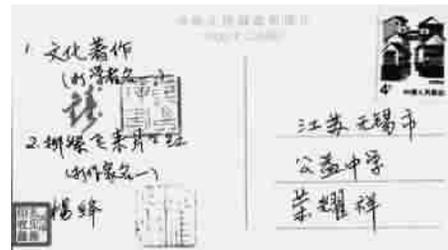
钱老伉俪情趣高雅,每常调侃,幽默诙谐。杨绛女士径呼夫君钱老为“黑犬才子”。此系钱老之“默存”分拆而成的离合字谜。于是我不揣冒昧,为她们姓名编制了两条灯谜:“文化著作”射“钱锺书”;“柳絮飞来片片红”射“杨绛”。射杨绛一条易解,射钱先生一条,绕了个弯儿。钱以“文”计,把钱化在购买著作上,即为“钱锺书”。信中先呈上拙谜,然后陈述钱锺书老叔父兴学之业绩。很快便收到回信,喜不自胜。内附钱锺书老以及



与杨绛先生的灯谜因缘

荣耀祥

杨绛先生联名贺卡,蓝底金字,庄重雅致。特别是明信片上钱老的签名,三字合写,神旺气足,独具风采。杨绛先生的签名雅正丽洁,明媚娟秀,配以一阳一阴铃印,珠联璧合,真是难得的墨宝!对一个素昧平生的普通人也有信即复,钱锺书老以及杨绛先生并不像传言那么古怪。既得陇,复望蜀。于是



钱锺书和杨绛联名明信片

又发函委述父老乡亲对他们的眷念之情,标举其母校对“首编”未见钱锺书老以及杨绛先生条目请有烦言,愤而拒购《无锡名人辞典》;再述地方史籍龙套频频出场,主角不亮相,戏唱不成的态势,等等。希望他们惠赐一手资料。不久又得复函:“来函敬悉,我们对国内外名人传记请求供给材料,一概敬谢,偶有关于我们的条目,都出于他们自编。未便为你破例。”好事多磨,果然吃了闭门

恹不安中接读复函:“遵命将来稿删补一下,奉还。”对小传中的一名号大都删除,批曰:“不合体例”;又订正了兰田(蓝田)之讹误。

大喜过望!至此组稿任务终告完成,同仁无不额手相庆。

对钱锺书老以及杨绛先生始则抱“不怒而威”之成见,然“即之也温”,虽年过耄耋,犹不失赤子之心,何古怪之有。是为记,犹作永不忘却的纪念。

旅游大巴行驶在新西兰的公路上,此行的目的地是去拍过魔幻电影《魔戒》和《霍比特人》的玛塔玛塔小镇。一车人挡不住每天清早就起身奔赴景点的疲惫,都有点昏昏欲睡了。

忽然,一辆“哈雷”摩托“轰”的一声如箭一般地朝前射去,那速度以及汽缸里发出的轰鸣声让人睡意全消。“哈雷”的速度让我根本分辨不出开车的是男还是女?但看到骑车人紧贴住摩托的苗条身形,我认定她是位飒爽英姿的姑娘。不久,旅游大巴停在小镇附近一个加油站休息,我们也去卖品部买牛奶解渴。

我喝着酸奶出店门,不远处停了好几辆大功率的摩托车,它们的主人正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我想起了刚才扬长而去的苗条的姑娘,便凑近去寻找她。显然,我看到她了,她已脱去了头盔,长长的头发松松地挽在一起,可她刻有深深皱纹的面孔告诉我这哪是什么姑娘,而

是位大妈呀。

都说有朝气有活力的人心灵永远年轻,瞧瞧人家大妈就是例子,她哪里就老了,她在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呢。一路上我们都在谈论大妈,话语中充满羡慕和赞许,不多会儿车子便驶进了玛它玛它中心。吃完午餐我和同伴去兜兜转转,看到一家店门口插着好几面小国旗,其中就有中国的五星红旗,这感觉好亲切。我在这家“夫妻老婆店”挑选了几张明信片,老先生走近问我不是来自中国?因为他去过中国的西安,看过兵马俑……

我的英语水平实在“poor”,结结巴巴地与老人攀谈了一会儿便和同伴道声“拜拜”离开了小店。走出几十米

颇喜欢香港作家林詠琛的小说。明知道那些情节、人物,都是虚构的,且细节方面有明显破绽,但因为意境、文字、构思等的奇特,还是被深深地吸引,一本书打开之后就欲罢不能。

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她写作的地点。她的很多小说,都是特地飞往日本的某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寻寻觅觅,凭感觉找到某个喜爱的咖啡馆,在那里耗上十天半个月,一气呵成写出来的。为什么是日本,而不是其他国家或地区,据她在《写作飞行中》一书所说,一来是因为她非常喜欢日本这个国家,二来也是因为日本的治安良好,写作途中可以放心地把电脑、手机,甚至钱包,放在咖啡馆的餐桌上,不管离开多久,都不会遗失不见。

很想像她说的那样,找那么一间有感觉的小咖啡馆,写点字。可惜我们每次去日本,都是忙于看风景,品尝美食。写作任务是有的,但是提早完成了,就是可以延后,不急于完工,所以也就一直没有尝试。

很喜欢的一个女主播,也是多个杂志和报纸的专栏作者,被问及工作如此之忙,尤其需要常常飞来飞去,是如何完成繁重的专栏写作任务的。她说,很多专栏稿都是在飞机上完成的,三个小时飞下来,两三天专栏也写好了,下了飞机,正好把稿件发出去,什么也不耽误。这是不是现代版的倚马千言?令人艳羡。在飞机上,我好像只能阅读。

某个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辍学写作。面临很大的生存和生活的压力,她在地铁上站着都写作,因为人多拥挤,必须一手把手机举过头顶,另一只手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写,最多一次,居然在地铁上写了四千多字。

想象一下那场面,真够励志的。最厉害的是香港的一个专栏作者,被问及在哪里写作,他说哪里都可以写作,就算是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都可以在纸上写几笔,所以一段时期,他在香港报纸上共有五个专栏,从未空窗。

这些地方我都写不了,唯一有灵感的地方,是我自己的书房,整洁宽大的书桌,柔软舒适的椅子,而且,桌子上一定要有一杯滚烫的咖啡或茶。咖啡因简直就是灵感的代名词。

才能更加奋起直追。吴院长说,只要把书编写好,他会考虑撰写。吴院长高屋建瓴的话语,使我同作者一起修改这部世博会书稿,思路更加清晰,方向更加明确。

凝结着多人心血的《文明的辉煌——走进世博会历史》终于编成,时隔二个月,吴建民为这本书撰写的文字寄到。我满心欢喜。之后,这本书的编辑加工又数易其稿,吴建民与我们交谈,前后历经三年。那他撰写的序,要不要修改,他还记得不记得?电话联系请示,经他的秘书确认不修改。

2006年6月这本书终于出版了。我好高兴啊,第一件事是先报告吴院长,并把书送去,请他签名留念。我们照例来到了外交学院会见厅,吴院长见到我们,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这本书做得很好,符合了他的期望,他说,会为这本书做宣传的。我们也高兴,没有辜负吴院长的期待。吴院长非常高兴地为我们签名留念。一年之后,2007年这本书送到了有关部门,也送到了中南海。这一年,这本书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是上海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目之一;被评为上海优秀图书二等奖……

智者虽离世,但他的睿智和胸怀却依旧会带给我们启发。

颇为喜欢香港作家林詠琛的小说。明知道那些情节、人物,都是虚构的,且细节方面有明显破绽,但因为意境、文字、构思等的奇特,还是被深深地吸引,一本书打开之后就欲罢不能。

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她写作的地点。她的很多小说,都是特地飞往日本的某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寻寻觅觅,凭感觉找到某个喜爱的咖啡馆,在那里耗上十天半个月,一气呵成写出来的。为什么是日本,而不是其他国家或地区,据她在《写作飞行中》一书所说,一来是因为她非常喜欢日本这个国家,二来也是因为日本的治安良好,写作途中可以放心地把电脑、手机,甚至钱包,放在咖啡馆的餐桌上,不管离开多久,都不会遗失不见。

很想像她说的那样,找那么一间有感觉的小咖啡馆,写点字。可惜我们每次去日本,都是忙于看风景,品尝美食。写作任务是有的,但是提早完成了,就是可以延后,不急于完工,所以也就一直没有尝试。

很喜欢的一个女主播,也是多个杂志和报纸的专栏作者,被问及工作如此之忙,尤其需要常常飞来飞去,是如何完成繁重的专栏写作任务的。她说,很多专栏稿都是在飞机上完成的,三个小时飞下来,两三天专栏也写好了,下了飞机,正好把稿件发出去,什么也不耽误。这是不是现代版的倚马千言?令人艳羡。在飞机上,我好像只能阅读。

某个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辍学写作。面临很大的生存和生活的压力,她在地铁上站着都写作,因为人多拥挤,必须一手把手机举过头顶,另一只手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写,最多一次,居然在地铁上写了四千多字。

想象一下那场面,真够励志的。最厉害的是香港的一个专栏作者,被问及在哪里写作,他说哪里都可以写作,就算是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都可以在纸上写几笔,所以一段时期,他在香港报纸上共有五个专栏,从未空窗。

这些地方我都写不了,唯一有灵感的地方,是我自己的书房,整洁宽大的书桌,柔软舒适的椅子,而且,桌子上一定要有一杯滚烫的咖啡或茶。咖啡因简直就是灵感的代名词。

我认为我是个笑点挺低的人,只因看到许多自认为有趣的画面,脑子里马上增加许多联想,经常兀自捧着肚子发笑。有一年我在桂林旅游,忽然发现小镇出现一个大冬瓜,稳稳地蹲在路中央,我一看觉得太有趣了,就一直笑个不停,一旁的人不得其解:“快说!到底笑啥?快说呀!”我笑不能言,都快觉得自己是无聊分子了。这是常有的事。

不过我发誓,我是“自娱”且有点儿“脱线”罢了,绝不构成嘲笑、轻佻、恶意、鄙视、不屑……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一些对我误解的人,主要是缺乏幽默感之故。

这位藏族男子“搔首弄姿”和犯傻的模样即是一例。

2000年,我们几个好朋友:小说家曹文轩、评论家班马、儿童文学作家林芳萍和我,在水彩画家杨恩生、助理摄影师孙建军的率领下,到四川西北旅行。杨恩生是国际知名的生态画家,常年致力于各种飞禽鸟兽的生态保育研究工作,多次到大陆绝迹地探勘,走遍了千山万水。跟着这位专业探险家、摄影家走南闯北,肯定是会大开眼界的。

我们此行主要目的地是四川九寨沟,自驾,不搭乘游览车;是六人纵队,行动自由,可以走大路,也可以钻“羊肠”,这一来,沿途中的见闻就多了起来。



话说四川西北途中路过一荒村,冷冽的寒气直蹿脑门,放眼远处,山群连绵,细密的沙尘从黄土地上一路席卷飞扬,霎时间,世界一片迷茫。

众人避入一间野店,沿途一片荒凉,要啥没啥,大家的肚子都有点饿了,正准备找点吃食。实在称得上穷乡僻壤啊!我打量着这个缺乏生气和色彩的地方,很自然地就被这一带寒冷又荒芜的景象震慑住了。

小店里,一种粗犷和原始的风格,似在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电影里出现过:简陋而深刻,贫寂又自足,还颇有点《水浒传》里荒村酒栈的氛围,也许突如其来会出现一群打家劫舍的黑面汉,把落脚的过客抢得精光……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东瞧瞧西瞧瞧,看着老旧的墙面挂着一些民族服饰,一些稀稀落落很粗糙的生活杂货用品,随意陈列在老旧的玻璃木柜里,好像时光正迅速倒带至清末民初……我胡思乱想,又想发笑了,其他同伴也忙着打量这小店里面毫无章法的摆设,还没发现荒村即将“回春”。

说时迟,那时快,一团火焰闯入!原来是个高头大马的壮年藏族汉子。他看着我们这一队装束平淡、风尘疲惫的人马,简直太自豪了。他开始对着大伙傻笑,不过,除了我,大家还专注在自己的适应里。这时,藏族汉子摆了一个夸张的姿势,斜眼灿笑,吓,了不得,一颗门牙还银光闪闪哩。那顶绝美的大红帽正与鲜蓝的丝缎挂袍相互辉映,为这单调无色的荒村小舍带来无比的荣耀!

他继续傻笑。我也回应惊艳的眼神。

他没有注意到我已“心怀鬼胎”悄悄举起相机,精准对好焦距……

我自然也跟着傻笑了——那笑不免加上一些儿得意。

嗨,见识到不简单的装束和表情了吧!

图片说明:藏族汉子摆了一个夸张的姿势,斜眼灿笑,一颗门牙还银光闪闪哩。

“4”?不会只有4新元吧?拿着铜盘我们去柜台问,答案就是4新元。同伴眼明手快,一转身把那些陈列的铜制品全部收纳。我的反应没他快,但也有收获,最中意的是花了0.5新元买的一只木制胡椒粉瓶,天然木纹勾勒出一只休憩的小鸟,光是这工艺加个10倍也值!

集合后大家一一展示“战利品”,导游看到我们买的東西时说,店里的新旧货物都是当地人捐给红十字会的,由专门机构把卖货物的钱援助给需要帮助的病人们。这让我们好一阵兴奋:既淘到了“宝”,也为小镇的红十字会作贡献了。

小镇小景,历历在目,邂逅了才是价值,它在不经意中触碰着的心灵。

古城里的战争纪念馆引发思考,请看明日专栏。

写作的地方

王文献

很想像她说的那样,找那么一间有感觉的小咖啡馆,写点字。可惜我们每次去日本,都是忙于看风景,品尝美食。写作任务是有的,但是提早完成了,就是可以延后,不急于完工,所以也就一直没有尝试。

很喜欢的一个女主播,也是多个杂志和报纸的专栏作者,被问及工作如此之忙,尤其需要常常飞来飞去,是如何完成繁重的专栏写作任务的。她说,很多专栏稿都是在飞机上完成的,三个小时飞下来,两三天专栏也写好了,下了飞机,正好把稿件发出去,什么也不耽误。这是不是现代版的倚马千言?令人艳羡。在飞机上,我好像只能阅读。

某个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辍学写作。面临很大的生存和生活的压力,她在地铁上站着都写作,因为人多拥挤,必须一手把手机举过头顶,另一只手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写,最多一次,居然在地铁上写了四千多字。

想象一下那场面,真够励志的。最厉害的是香港的一个专栏作者,被问及在哪里写作,他说哪里都可以写作,就算是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都可以在纸上写几笔,所以一段时期,他在香港报纸上共有五个专栏,从未空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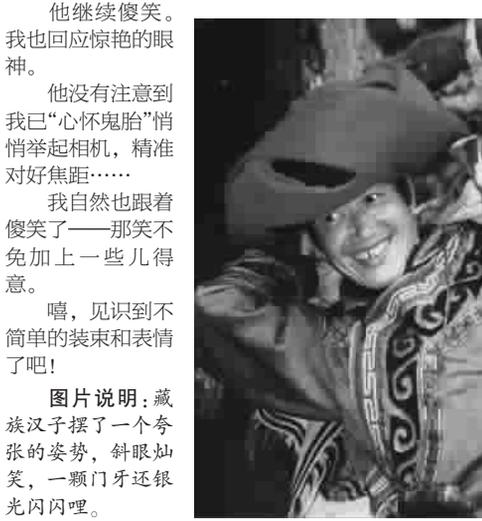
这些地方我都写不了,唯一有灵感的地方,是我自己的书房,整洁宽大的书桌,柔软舒适的椅子,而且,桌子上一定要有一杯滚烫的咖啡或茶。咖啡因简直就是灵感的代名词。

后我猛然发现手里还拿着没付过钱的明信片呢,心里一慌赶紧向后转,猜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老先生站在店门口,微笑着望着我们的背影。也就是说他早就发现我没付钱就走了,如果我不回头,他也不会把我当小偷抓回去的。

那时我有种深深的感动,为了这一份信任和宽容。我快步冲到他面前,一迭声地说对不起,而老先生依旧微笑着,连声说“没关系”……

这一天注定有奇遇,这不,我们又撞见了一家门口画有红十字的商店。怪就怪在这家店像个杂货铺子,什么衣服、饰物、艺术品、厨房用品,新的旧的什么都卖。

同伴拿起一只精致而高贵的铜制雕花盘子,一看就是有些年头的老货了,而价格标签上有个“4”。我们面面相觑,



“4”?不会只有4新元吧?拿着铜盘我们去柜台问,答案就是4新元。同伴眼明手快,一转身把那些陈列的铜制品全部收纳。我的反应没他快,但也有收获,最中意的是花了0.5新元买的一只木制胡椒粉瓶,天然木纹勾勒出一只休憩的小鸟,光是这工艺加个10倍也值!

集合后大家一一展示“战利品”,导游看到我们买的東西时说,店里的新旧货物都是当地人捐给红十字会的,由专门机构把卖货物的钱援助给需要帮助的病人们。这让我们好一阵兴奋:既淘到了“宝”,也为小镇的红十字会作贡献了。

小镇小景,历历在目,邂逅了才是价值,它在不经意中触碰着的心灵。

古城里的战争纪念馆引发思考,请看明日专栏。

傻笑好

(台湾) 桂文亚 文 撮